

· 一百年与二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十九） ·

AI 直面文学批评时的窘境

张学昕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虽能生成结构完整、信息丰富的批评文本，但普遍缺乏内在的生命经验、情感温度与自觉的伦理关怀，呈现出明显的“机械感”与共情缺失。当前文学批评自身已存在范式固化、对话性萎缩的困境，技术的介入可能进一步强化其浅表化与模式化倾向。真正的文学批评依赖批评家与文本、作者及时代的深度“共情”与“同时代体验”，需要敏锐的感知、细致的修辞分析与复杂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根植于人的肉身性与精神性。因此，批评应坚守其伦理秩序与情感介入功能，构建“社会临场空间”，在技术时代重申人类情感、经验与主体性的不可替代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文学批评 批评伦理 共情

【作者】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辽宁大连 1160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22&ZD273）

现在看，AI 就像二十年前“互联网”出现时一样，裹挟着令人惊悸的气势，风起云涌般席卷而来，无疑，它已成为我们时代生活的重大事件之一。智能科技刷新着人类的认知，它像幽灵一样，占据我们的思想空间，甚至已经开始颠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道德、伦理体系，撕裂我们既有的文化、精神世界。此刻，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人类自身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可能性。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AI 来了，许多作家明显慌了，批评家也心生惶惑和疑窦。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慌呢？难道它真的可能取代作家、批评家的工作吗？有关 AI 的探讨和争论，急切地讨论 AI 的冲击力或所谓赋能等，一时此起彼伏，莫衷一是。

有研究者不无担忧地谈道：“也许 AI 时代的真正来临会带来传统天才观的失效，未来人类说不定更加推崇在搜索知识（而非经典研读）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思想杂烩，人们可能更喜欢文学研



究带来的快感舒适而非智慧痛苦。”^①诚然，AI出现之后，文学批评者在短时间内或许会产生突如其来的惶惑。我相信，很多研究者都曾有人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中给出指令命AI根据个人风格仿写批评文章的尝试。但我们也许会发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语言库中，那些带有“锚点”等鲜明“人机味道”的符码，似乎在提醒着我们人工智能是存在边界的，它本身所附着的“数据幻觉”会让学术研究和批评文章失掉原本的“成色”。通过反复输入指令，在大数据的支撑下，DeepSeek和豆包等生成式智能软件所生成的文字，似乎能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如果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内在机理来看，我们会深刻体会到某种生命经验的缺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软件可以为我们带来精确的信息指导，但是机器本身是没有情感的，也没有自觉的伦理感和道德约束，所以，它在根本上缺乏主动获取和输出此类经验的潜能。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识别一篇文章中有多少“机味”，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却无法复原人类深厚、复杂的情感。我们也会注意到，AI虽然可以“受容”诸多人类的理念，但是它本身却不包含人的“肉身性”所带来的道德感和伦理感。这种只有灵魂才会具备的质感是机器所不能模仿的。虚拟的事物没有温度，因而，在表达伦理与道德层面的体验时，AI从呈现的那一瞬间就要预备面对很多可能的尴尬和惶惑。虽然，似乎所有AI生成的文本都在尝试打动人类，然而，它们打动人们的方式也是由人类所创造和输出的。于是，我们在接收AI所生成的样本时，所反馈的便是某种程度上的生分和距离感。当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和评论家感觉到困惑时，我们也不由得扪心自问，究竟我们被取代的那部分是什么？我们究竟是把肤浅的、表面的劳动交付给了AI，从而更加高效地接收和处理信息，还是AI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地揭开了我们秘不示人的“惰性伤疤”，抑或，我们是否已经许久没有从事比人工智能更高阶的能动性工作了？

倘若，“人机共生”成为一种日常，那么，我们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似乎就更容易陷入停顿。虽然在机器的辅助之下，我们更容易获得大量的信息，也能够轻易地站在思绪的延长线上去继续探索，加强对研究对象和问题的论证。但是这种延长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主体之思，而是借助机器协同完成的思考与写作。事实上，在AI时代没有全面来临之前，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式和写作模式已经出现了疲态。我们往往会陷入固化的论证思绪之中，似乎一切研究对象都可以被纳入固有的模式，比如代际、人性、空间、景观等。“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本质上是重建文学经由批评的发现和发声，回到整个社会公共性或至少与民族审美相关的部分，而不是一种虚伪的仪式。”“我们能够借得的切中我们时代文学真问题、大问题、症候性问题、病灶性问题的文学对话有哪些？更多的年轻批评家成为某些僵化文学教条的遗产继承人和守成者。”^②我们应当清楚，批评不等于评价和评介，真正富有质地和活力的批评研究究竟还有多少，这本身就是一个亟待关注和探讨的重要命题，只是在AI语境下，这种困境愈发凸显出来。

当我们选取作家作品中的某一维度进行论述时，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从外部研究的角度进入作家作品的论证之中，我们究竟是在作家作品的内部发现“巧思”，并依然围绕作家作品生发开去，还是立足整体，将作家作品作为诸多样本中的一部分来进行普遍性的推演和审视。我们是否借助了人物原型分析、文本细读、本事考证等方法，尝试从个体看到一般性和普遍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突破文学批评自身存在的窠臼，重新确立自身的独特价值，似乎远比让文学批评来适应当下的AI时代更加重要。我们不妨再来就青年写作的素材展开探讨，诸多青年作家已经在致力于发掘生活当中的新的现实、新的元素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伦理所产生的影响，也基于此，他们不断生发出种种迥异于“60后”“70后”作家的特质和个人风格。那么，当我们将目光

① 朱国华：《AI时代的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25年第7期。

② 何平：《批评的返场》，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放置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时，是否也能够就我们所关注到的新的现实和新的现象来进行审慎的思考，在阅读当中“准备经典”“发现经典”呢？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曾揭示了包括文学的功利化、世俗化、舶来化、同质化等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弊病。我们将鲁迅昔日所忧虑的问题放置于当下语境，会惊异地发现这些问题依旧存在。当审美活动中出现了自动化和机械化趋向，我们便极易陷入对外在事物的漠不关心中，甚至在习惯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模式化与程序化后，逐渐适应了自动化生存，丧失了思考的责任感和活力，不再热衷于发现其中的乐趣。在这一刻，文学批评似乎成为巧言令色和虚浮的文字游戏，呈现某种停滞不前的面貌。

在当下时代，我们需要建构文学批评伦理的秩序感，这种急迫性不单单源于技术时代带来的某种压迫，更是我们在面对文学批评时需要坚守的底线和树立的品格，后者本身更加需要被严肃地对待和付诸实践。真正的文学批评应是文本与时代的桥梁，既要拒绝功利主义的诱惑，也要摒弃傲慢与偏见，以谨严的共情之心抵达文本的精神内核。唯有将真诚作为底色，以专业素养作为标尺，才能让批评伦理的秩序感落到实处。

二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集中展示，也是对社会发展、技术革新、内心嬗变、日常生活变化的敏锐反映。作为双刃剑的AI技术，其局限性在于，呈现某一内容之前，必然有先导性指令被输入，虽然产生的结果覆盖性和逻辑性更强，但文字的表现力往往生硬。生成式人工智能往往令操作者迷失在强大、不着边际的“信息茧房”之中，从而“主动遗忘”宝贵且应当珍视的思想力，以及丰厚、深邃的情感。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人类陷入了自己创造的幻象迷局之中。人类主体性面对与算法的博弈，稍有不慎，便会被后者“反控”。同时，AI技术造成了专业身份的“泛化”，就像抖音、快手、豆包等“新的现实”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塑”，让更多人成为某一领域的“半个专家”。当我们逐渐进入半自动化、智能化的生活秩序，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批评家，却忽略了批评本然的分量，从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乐趣”。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言之“八事”主张不矫揉造作、不用典、须言之有物等，其中的“用典”，事实上就是指写作中的“偷懒之嫌”，即用他人的话来言自己的意。那么，文学批评是否在借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之后也沦为大量矫揉造作或是无病呻吟之语，其内部不再保有情感的质地呢？瓦尔特·本雅明在《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探讨了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艺术作品的特性和价值的变化。^①在他看来，机械复制使得作品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和“灵晕”。我们不无悲哀地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的文学批评内在的“灵晕”正在逐渐消退，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下追逐、找寻某种意义，却忽视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文学书写的独特价值。

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批评家对文本的感悟、体味、阐释，以及对写作发生的洞悉，也需要批评家和作者具备“同时代体验”与“阅读史的同频”，这样批评文章与作家的文本才能实现真正的“互文”。批评者对文学作品语言的感知、价值观的细微体察和“共情”，AI是无法感同身受并输出给读者、研究者的。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诸多方法论是经由文本和生命体验淬炼而走向成熟的，但这种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软件和技术无法企及和抵达。正因此，它也就无法完全取代“天才”的作家和同为“双子星”的文学批评家、研究者的位置。当我们克服了

① 参见本雅明：《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

AI带来的焦虑之后，AI也只能成为有温度的文学叙事、文学批评的助手。汪民安曾谈及，情感可以理解为由情感所触发的行动。将其落实在批评场域中，“情动”既消解了技术理性对文学冷冰冰的拆解，更构建起批评的伦理基石。它拒绝将文本简化为数据化符号，而是以情感介入的姿态参与文本背后的生命体验，这是对作者情绪表达的识别，彰显着批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尊重与关怀。

创作者也好，研究者也罢，人们对于生死的体验，对于人性的洞悉，包括对世间万象的观照，均需要敏锐的目光、细腻的情感，以及同频共振的认知。我曾在《文艺报》的专访中谈到生命体验与细部修辞的关系。

在理论地把握、概括作家创作宏大意义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更需竭力地去发现叙述的魅力所在。这恰恰是走进文本、走近作家本身的一个重要当口。我们不能忽略作家写作的姿态和叙事策略，以及由此在文本中呈现出的小说“细部的力量”，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既诉诸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内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小说语言的背后是艺术修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修辞能够看出一个作家审美的表现力，以及对文本细部的把握能力、对文本细部修辞的精微处理，从简洁的语言流淌出浩瀚的意蕴，在作品肌理处透射出诗学价值……^①

也许，这种怀揣着对生活的信念和渴望，对文学的期待与忠诚，以及以此为积淀逐渐筑起的知识体系和批评范式，才是文学批评经久不变的“根本”和“华章”，也是作为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我们理所应当树立的“永恒的姿态”。批评者通过文本与作者、潜在读者形成跨时空互动，彼此情感维度的共鸣、认知维度的共振、行为维度的阐释与空间维度的联结，共同构筑起批评中的“社会临场空间”，使批评不再是孤立的解读行为，而是不同生命体验的碰撞与交融。人机传播中的关键因素是人类主体感知的“在场”，它决定了人机传播的发展前景。人的存在表现为两种基本状态：在场和不在场。在前文字时代，在场必然是具身的，只有到了文字出现后的中介化传播时代，“在场”才有了“具身在场”和“离身在场”的区分。文字之后的媒介技术发展史可以说是人类在“不在场（离身）”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增加“在场（具身）感”的历史。^②由此可以推测，社会临场感包括情感维度、认知维度、行为维度和空间维度，其中的情感维度指个体在互动中感知到的情感连接与共鸣，包括对他人情绪的识别、情感支持的感知等。可以说，这一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多维运用，让文学批评的“在场性”得以深化，使之最终超越了技术化分析的局限，在伦理坚守中传递情感温度，在生命体验交换中确证人类主体性，成为对抗技术虚无的重要精神实践。

作家格非曾预想，未来严肃文学的读者会越来越少，写作有可能回到中国古代那种类似诗人雅集、友人赠阅的语境之中，作家可能每完成一部作品便向好友赠阅几十册，大家拿来翻翻。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心怀从容的气度，以谨严的自我约束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学批评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不只是审美工具，也不只是斗争工具，而是联结的工具，把个体在我们的时代联结起来的工具。通过批判，我们更好地辨认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人生。通过批评，我们可以把同时代的人联结起来，把当代人与过去的人联结起来。所以批评，始于走向他者，走向这个时代，走向我们的人生。文学批评的真正起源是：瓦解文本的自然霸权，瓦解文本的历史霸权。批评，要回到文本的限度，批评的限度，回到这个时代的人生及其文学表达的不可充分表达性。我们必

① 张学昕：《我们一直在“准备经典”的途中》，《文艺报》2023年1月11日。

② 邓建国：《我们何以身临其境？——人机传播中社会在场感的建构与挑战》，《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0期。

① 参见胡桑：《走向他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

② 陈平原：《我编〈AI时代的文学教育〉》，《文汇报·书周刊》2025年8月13日。

须悬置批评，然后去沉思这个时代，去重新命名这个时代，那样，批评可能才会生成有效性”。^①正如格非所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写作的权利。诚然，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文学环境之中，写作始终都是我们被赋予的一种能力，即便它的读者和所面对的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或许在某个时刻变得极具危机感和严峻性，但是它依然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控和约束、可以自由表达的权利。

三

从一定意义上看，每当科技取得巨大进步的时候，精神危机、伦理困境等问题几乎也会随之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存在两面性，随着时间的推演，又总会出现变化，正如陈平原所言：“若干年后，震荡期过去了，回头看，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值得尊重与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与表达，都当作如是观。”^②文学是时间的呢喃，也是情感的沉淀，因而，我们更加需要有温度、有锐气、厚重的批评研究，结合新质生产力和当下社会时代的需求，发出有意义的声音。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就需要批评家和研究者深入问题，沉潜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同时，更要兼顾文学本体和文学创作的生产环境。

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是，AI的再创作与生成的批评框架，似乎已经可以替代那些浮于表面的、读后感式的文学评论。但我们应当抱有信心的，AI的全部数据来源和“动人之处”皆是人类赋予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甄别，真正让人们恐慌的究竟是AI成为那些无所用心的批评研究的“嘴替”，还是它真的超越了由人们的心灵与生命本身主宰的情感质地？或许，AI时代的文学批评所面临的问题，与文学批评自身所存在的困境是同构的。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更宏大的数据茧房，它放大了人们对文学作品表层的理解，从而忽视了文学内部所应当具备的细部修辞的力量，简化了人们对于生命本体的深邃思考。我们需要真正注意的是，能否在AI技术完全替代脑力工作之前，建构起真正有尊严的文学批评，树立起有价值的批评研究伦理？我们该如何反思和再重构自身所建立起来的形象思维的审美谱系？

事实上，我们往往忽略了人类肉身和情感的重要，如果不是真正地体味了生命的刻骨感受与虚无，我们便不会理解余华在《活着》当中所作的比拟——“月光下的道路，仿佛洒满了白色的盐”。那种生命苦涩、干枯的质感，在经由情感的锤炼之后愈显深邃和生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未经人们的情感联结和主动“植入”，人工智能本身是无法呈现如此深刻的理解，抵达人们心灵的共情状态的。其实，当我们沉浸在自动化编码的生存惯性之中时，便已经丧失了发掘生命潜能的乐趣。如果没有深入贾平凹所构筑的关于商洛棣花镇村民生存逻辑的文本肌理中，我们便不能看到秦岭山地、河山之间的历史、人性与苦难；如果没有参悟到苏童关于社会转型期江南乡村飘荡着的灵魂的分量，我们便不会觉察《好天气》中河东、河西村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里究竟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难以弥合的差异。于是，我们穿越了相似或截然不同的平行时空，和昔日的研究者、作者产生了某种灵魂上的契合，那种恣意流淌的思绪如同轻盈的呼吸，带给我们经久不息的震颤和感动。我们不曾告别，也永远不会和自由的灵魂、神采飞扬的“发现之旅”道别。正如乔治·桑塔耶纳提出的“审美的第二项”，当冰山浮现在海平面时，其实还有偌大的冰山本体潜藏在海平面的下方，等待着我们去揣摩、探索。

文学之于读者，就如同叙事表象之下的修辞机理，而它如何与生命连接在一起，和人们的思想、心灵、情感相交汇，实则有着曼妙绝伦的神秘面纱，等待着具有温度的生命之手拂去。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兼具批评家、散文家身份的贾梦玮的文学实践作为具体参照。贾梦玮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往日情感》，连同以往两部《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红颜挽歌》再版为《南都》《红颜》，变化的不仅是名字，亦潜藏着他经年思想的嬗变和情感增量，文集的字里行间皆传递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既有对于历史上后妃女性的生命关怀，也有对故乡的情感追忆，以及对城市的社会化考察与人文求索。在他的叙述中，有一个概念很吸引我——“知识分子的表情”。我想，这正是对作为作家的主体与沉淀了的主体之思的精准概括。在《红颜》中，贾梦玮钩沉了诸多不为人知或被污名化的古代宫廷女性的人生。字里行间折射出对“女性工具论”“祸水论”“妇人之仁”的批判，彰显出反思历史的重要性。同时，贾梦玮的笔触所探及之处，并未停驻在AI分析中经常出现的“女性主义”上，而是深入到后妃制度中的等级划分来探讨其反人性和反人情的本质，透过对女子的妒、怒、怨及微观生活史的细致关注，诉说“大写的人”的情感、尊严、善恶与喜悲，折射出人性的厚度与浓度。

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批评或者批评家自身受到写作范式的惯性束缚，也自然无可避免地陷入写作的疲惫和焦虑，这种情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如何去解决、去修炼，自然也构成批评家不断思考、砥砺前行的动力。阅读是作家与读者心灵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投入地、感性地沉浸到一部作品当中，是对作家的致敬和尊重，以及对于文字的虔诚。那么，当我们在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是否也保持了对作家和作品的尊重呢？当我们把大量的语料和数据输入、投喂给人工智能进行文本的分析时，在很大程度上就主动回避了同作家的“共情”以及经验的“神交”。倪文尖在他的语文课读本中，不断地向读者和研究者以及学生传递的观念就是，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应当读出文本的冲击力、读出切身感。那么，我们不妨思索，究竟何为冲击力和切身感？当我们在阅读一部经典之作时，不免会采用固有的范式去分析、解构这部作品的写作发生和社会背景，谓之“知人论世”。然而，当下时代的环境正发生迅猛的变化，人们所关注和思考的维度也在随之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赋予经典依然能够被称为经典的理由，同时，也要为这些经典之作找寻到一条可供当下参考的价值取向，这些需要何等的勇气、决心和耐心。

在未来，AI必将比当下更加“智能”，它可能会带来新的伦理、道德危机和恐慌。然而，它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具备一种“潜能”——创作出具有创新意图的批评研究。“我理解的‘与AI共舞’，是在承认危机、适应变化的同时，坚守人文精神，保有人类的尊严与价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乃我辈长期努力的方向，也是注定必须历经的过程。不要惊慌失措，可也别以为可以轻易获胜，依我浅见，这回的变革，比前面提及的引进索引或使用数据库要深刻得多。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万全之计，确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①可以说，“慢”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一种隐秘的“反抗”，抵挡自己成为收集数据和制造语料的工具。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我们依然可以对自身的投入抱有信心，不管风吹往何方，我们都始终保持灵魂的自由与分量，永远真诚、炙热地投入到文学的阅读、写作及批评之中。我们应当在足够的时间里，从文学批评的维度，实现对人类情感、心理、灵魂价值的重审和评估，让人类重新回到其应当所处的位置。

编辑 屠毅力

① 陈平原：《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